



一连好多天,在济南一所高校住宅楼里,我竟能听到清晰的布谷鸟的叫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如此循环,缭绕不绝,像一根长长的丝线,牵引着我,回到了记忆中的麦收季节。

布谷鸟,在我的故乡济宁那边,我们习惯上称作“咕咕”。麦收前后,村里村外时常传来它们有的叫声。当第一声“咕咕——”传来,村子里就开始酝酿农忙了:各家各户拿出墙角里的镰刀、磨刀石、三股叉、木锨等,准备好茶壶、毛巾、破旧衣服之类,修整脱粒机、水耙,到集市上买些能放得住的蔬菜……

割麦子的前一两天,学校也放假了,我们放下书包,每天在麦田里穿梭,像一只只盘旋着的“咕咕”。阳光下,金黄的麦浪随风翻滚,波涛一般,在眼前飘荡,送来一阵阵熟透的香气。只要有一家开始挥动镰刀了,全村马上响应,好像就等这声冲锋号,男女老少都涌到了地里,能干活的干活,不能干活的看孩子,则会爬的小孩子就开始在地里爬着追蚂蚱了。

镰刀磨得飞快,贴着地皮,左手搂住一行麦子,右手挥镰一拉,脆生生的麦子就会应声割下。把镰刀伸到麦子底部一提,旋转腰身,

大运之河

杏子黄了

唐广申

院门是开着的,堂屋门前的石台子上晾晒着一大片杏仁,足足有二三百颗吧。爹和娘都不在院子里,推开屋门,见娘正闲坐在沙发上打盹儿,爹在西侧房的床上躺着。这几年爹因为老慢支,稍微一活动,都憋喘得厉害。每次回老家,多是娘在洗洗涮涮,收拾绥绥的,爹总是躺着休息。

问娘,爹是不是又憋喘得厉害,娘说还那样,不活动就没事,这两天摘杏累着了,歇上几天就好了,又指着晾在地上的一堆黄杏对我说:“老院里的那棵杏子树,今年结了好多果,这两天说黄都黄了,只是招鸟儿。昨天我和你爹摘了些,树顶上的太高够不着,鸟叨的腐烂的晒上了,拣了些好的给你大娘和几个哥,还有左邻右舍的分了分,剩下的这堆给谁留着呢。”

我拣了几个杏子用手擦了擦,就三口两口下了肚,一点儿也不酸,香香甜甜的。娘说,你一会儿踩个凳子,把树顶上的也摘来,省得都叫鸟儿糟蹋了。

老宅的院子并不大,堂屋是花岗石墙的瓦顶房。前几年草顶土墙的西屋塌了,我和哥就把老墙的土块垫到了院子里,又简单地用空心砖垒了西院墙。推开大门,就看见了堂屋门前的那棵杏子树,匠把粗的树干,歪歪扭扭的,枝叶却茂盛,郁郁葱葱的。大概是杏子压坠的缘故,低处的几枝都弯到了地,树顶上还有不少の杏,点缀在油亮碧绿的树叶中,黄灿灿的,很鲜艳。

蹲在门台子上点了颗烟,弥漫的烟雾中,想起了童年时大伯家的杏树。那一棵杏树,我七八岁的时候双手合拢才刚能抱过来,树冠占满了大半个院子,一到芒种前后,麦子就要收割了,杏子也一夜间全黄了。有时也能沾了堂弟的光,伸了杆子打几下,给上个三五颗装在衣兜里,捱到半夜舍不得吃。有时即使放嘴里,也是漱漱口,杏仁却舍不得吐出来,就留在嘴里当糖吃,有时睡觉也不吐,往往一漱好几天,吃饭时就拿出来放兜里,闲了再放嘴里漱。

后来那棵老杏树,翻盖房子的时候砍掉了。而眼前的这棵小杏树,才不过五六年,竟已硕果累累。想爹栽下这棵杏树苗的时候,也还在种着六七亩地,每天耕耕种种的不闲着。如今爹已是八十六岁的年纪,娘更是八十八的高龄,连走路都困难的爹和九十度驼背又是小脚的娘,却还总是不闲着,单垫在这老院子里的老土墙,当时我们都愁着怎么砸碎了垫平些,可终因太难弄而放弃了。不知爹用了多长的时间,竟把这院子侍弄得平平整整了。如今又在靠墙的地方点种了芸豆和丝瓜,不知爹娘下了多少的力气呢!这些瓜菜和花生,爹娘又能吃得多少呢!还不是每次回城都给我大兜小兜地可劲里装?

哎,爹娘不就是这杏树吗?为儿女们遮风挡雨,哪怕压弯了枝,累弯了腰,也没有懊悔。



南荷北佛

布谷鸟叫了

田守勇

顺势向身后一摊,麦子就齐刷刷地铺在地上。一人割五六行,弓下腰推镰扯镰,只听得“刷刷”的声响。要是有几个人齐头并进,那声势会更加壮观。

晴天里骄阳似火,麦芒又长又尖,割麦人穿着长袖衣服,头顶草帽,有的还用毛巾围住脖子,一会儿就汗流浹背。田间地头的林荫地是乘凉歇息的好地方,坐下来,解开毛巾和衣服,让风无遮无拦地吹进来。喝几口太阳晒过的温吞吞的水,大多还是喜欢走到沟渠边,分开水面上的浮尘捧起清凉的水灌个肚饱。

割完麦子,铺在地上晒几天,干透了,用草绳捆成麦个,用地排车拉到场院里。几家共用一个场院,找个晴天,架起脱粒机一起打麦子。大人小孩齐上阵,有的把麦个子抱到脱粒机旁,有的铺开放进脱粒机,有的手扶木叉把麦秸挑起来垛成垛。

我每次都是站在麦秸垛上,把大人挑上来的麦秸用镰刀向垛的四周摊,尽量把垛摊大铺匀。等麦秸垛堆起来了,有一个圆圆的顶,活儿也干完了,再顺着大人举起来插进垛里的木叉滑下来。

年龄渐长,干的活也就越来越多。中学

东山小鲁

麦前大集

陆琴华

年前最后一个集,人们忙着置办年货。夏收前的一个集,乡下人忙着添置农具。那次星期天,父亲赶着一辆驴车出了小院子。忽然停下了,对在屋里做作业的我:=“跟我赶集去。”别看那时我们还小,仅仅是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可是吹口气也添添风。

夏收前跟父亲赶集,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我赶紧丢下作业,冲出屋一骨碌爬到院子外的驴车上。说真的,别人家赶着驴车去赶集,一定是把家里一时吃不完或者用不完的东西拿到集上卖,好换回几个钱用。父亲的驴车上除了装着一些青草的一只蛇皮袋,没有其它的东西。

夏忙了,父亲驾着驴车是到集上买一些农具什么的。有些物品可以使用一辈子,比如小心保管的瓷缸,还有就是父亲的驴车,一年用到头似乎都是好好的,从来没有坏的说法。可是有些农具就不行了,得有一年一换,甚至一季一换。比如扫场用的扫帚,从集上买来时,眼孔雀开屏似的,大大的,厚厚的,密密的,沉甸甸的,扫几回社场上的粮食,就跟上了年纪的人似的,头秃了,牙也松动了,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儿。这样的扫帚不能说扫社场上的粮食,就是拍苍蝇打老鼠都不行。等到下一季麦收了,这样的扫帚就该养老去了。至于其它农具,该买则买,绝不



又是一年麦收季。

现在的麦收,快捷而又简单。成片的麦田,只要收割机一进入,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半天、一天,麦粒便哗哗地从机器里倾倒出来,装入麻袋,麦收即结束。但较之从前的麦收,则少了一些庄严、生动和欢乐,缺失了一些情感的宣泄和心灵的体验。事情往往因为简单了,却丢失了一些具体和生动,简单得让人有些不忍。

小麦,秋种夏收,是北方唯一经历秋、冬、春、夏四季的庄稼。从种子下地那天起,农民也把希望和期盼种进了地里。他们像照看自己的孩子,按时锄草、施肥、浇水,忙碌而快乐。不像现在用播种机下种,有锄草剂灭草,用电动机抽水浇地。一切悠然而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前,麦收可是庄稼人的盛大节日。近一年的辛苦、希冀,都浓缩在麦收季节。

麦收是农村压倒一切的大事。临近开镰,学校放假了,外出的人都回来了,一切要紧的事都必须赶在麦收前做完。从准备麦收到颗粒归仓,没有一个月多是完不成的。离开镰十几天,农村的集市便热闹起来,人们从集市上买镰刀,捆麦子的草绳,打场用的扫帚、木锨、木杈等工具。芒种前后,布谷鸟日夜欢唱,“呱呱哆哆,要吃馍馍”,孩子们高兴地随着布谷的叫声欢快地应和。庄稼人把布谷鸟看作幸福鸟、吉祥鸟,它们的叫声是五月云间最动人的音符,催促着人们赶快收麦,它给丰收的原野带来欢乐和喜庆。

“夜来南飞起,小麦复陇黄”。蚕老一时,麦熟一晌。天刚蒙蒙亮,生产队长敲响了出工的钟,大街上一时人声鼎沸,人欢马叫。铆足了劲的男女劳力拿着镰刀,提着磨刀石和水罐纷纷赶到坡里。

清晨的田野氤氲着醉人的麦香,微风习习,满坡麦浪起伏,一片金黄。人们走到麦

的时候,大部分农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俨然农家的一把好手。麦子收上来了,地里齐刷刷的是麦茬。用拖拉机拖着铁犁把地翻开,晾晒上几天,等村里的排灌站一抽水,运河里的水从纵横交错的壕沟弯弯曲曲送到各家的田里。

地里一片汪洋,燕子、麻雀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鸟,终日在田地上徘徊,站在露出水面的土坷垃上,啄食那些从田里爬出来的虫子。再隔上两天,父亲就扛着铁锨在田地叠埂子,把一整块田分成两三块儿小的。然后就是耙田,拉着两排铁齿子的水耙,一圈圈地转,父亲用铁锨在后面压着、推着,我和母亲用尕绳扯着水耙从两边拉,浑浊的水赶趟一样在脚下四处乱窜,鸟儿在水耙后面捡拾那些慌不择路的虫子,耙过的水田又松又平。

我和父亲耙田,母亲就在秧苗田里拔秧,稻田绿油油的,用稻草捆成一把把的。父亲耙好田就拉着地排车来拉秧苗,把秧苗根朝外苗朝里排在车里,在泥泞的田埂路上拉到水田边,再一把把地撒在水田里。

有的人家用三根木棍绑在一起,做成三角的架子,里面堆上稻草,用扁担挑着两个架子,送到水田的最里面。说起插秧,那更是技

含糊。

年集,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连插锄的空儿都没有。麦集也是这样,父亲的驴车根本进不了集市里头。父亲把驴车赶到路旁,那儿有一棵碗口粗的杨树。父亲把缰绳扣在那棵杨树上,说:“我去买叉耙扫子扬场锨了。”叉耙扫子扬场锨都是农忙时必用的农具。我跳下驴车,跟父亲也钻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一走进集市里,一股甜香味扑入鼻端,原来集市上有不少摊子经营瓜果李枣什么的。我不由得咽了口水。这时父亲已经来到卖农具的摊子了。现在网上是只有你不知道的,没有你查不到的。那时集上卖的农具似乎也是这样,那一堆又一堆的叉耙扫子扬场锨,不由得令人眼花缭乱。同样是割麦的镰刀,产地不同,还有大小之分,厚薄之分,颜色之分,甚至还有形状之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父亲见什么就买什么,好像不分孬好,只要是麦收时用到的农具,都买下来。瞧着驴车上放着的一件件农具,唉,何止是叉耙扫子扬场锨,还有磨刀石和屯粮食的折子什么的。“烈日如喷火,降温更明显。”父亲赶麦集当然还少不了买几顶斗篷和草帽什么的。斗篷跟折子一样是用压劈了的芦柴杆编织的。光滑明亮,在

流年

庄严的麦收

张新广

田,低头弯腰,向养育了祖祖辈辈的大地致敬、感恩。尔后,生产队长庄严地发出开镰的口令,由领锄子的老把式先开第一镰,人们随后一字排开,甩开膀子,开始了麦收的正式劳作。

十几分钟后,快手一马当先,与左右的人拉开了距离。俗话说,割麦不怕慢,就怕站。但凡割麦的老手,不急不躁,稳住身,跨开步,左手抓握麦棵就像展开的扇子把,右手拿稳镰刀用力往后割,一镰一大步,不抬头,不直腰,很快就冲到了队伍的前面。而一些年轻的小伙子,手脚虽然快,但没有耐力,割上十几步远,就要站直歇一会儿,总是不能领先。

割麦既要看得快,又要看好。割过去的麦茬要既矮又齐,而且不能漏麦穗。一些生手镰刀拿不稳,麦茬留得参差不齐,还漏掉不少麦穗。生产队长只好叫来年老体弱者和小学生,把麦穗拾干净,颗粒归仓。不管是割麦的,还是捡麦穗的,大家都各尽其能,尽心尽力。

麦子割上几个来回,趁着休息的空,大家有的磨镰,有的吸地头烟,有的干脆腰痛地直接躺在了地上。女劳力连推带笑地躲到了高粱、玉米地头,把几棵高粱、玉米挑起来,用叶子一绑,系上草帽,坐在下面乘凉。生产队送水的早把开水送到了地头,大家边喝水边开着玩笑,朗朗笑声飘荡在麦田上空。就这样,起早贪黑,几十名劳力要用七八天的时间,才能把麦子割完。

随着成片的麦子被割倒、捆好,马车、牛车随后进了地。一辆车一组三人,一人赶车,一人用铁杈挑着麦捆放在车上,一人站在车上,一个把麦捆码好。等装好了车,赶车的把式长鞭一甩,几声脆响,大车出了地。坐在麦垛车上的人哼着小曲,把麦捆运到早已碾好的打麦场上。等着卸车的一拥而上,把成捆的小麦卸下来,摊在场上晾晒。这样坡里割,车上拉,场里晒,一切都那么紧张,顺畅,忙而有序。

打麦场是麦收的另外一个战场,分工既明确,相互配合,一片紧张有序的忙碌景象。有专门负责摊晒麦穗的,即所谓翻场,有专门赶着牛、马拉碌碡一圈圈碾压的,即所谓轧场。场上的人要眼里有活,见缝插针,撿下水

巧活儿,干活利索的不仅插秧速度快,每一墩稻苗的棵数基本相同,而且插得要直,稻苗前后左右的距离也很匀称。

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巧手,她插秧时左手拿着稻苗,右手插秧,左手的大拇指一直在分出要插的稻苗,只见她右手一直在不停地上下运动,左手的稻苗上下翻飞,一会儿工夫一把稻苗就不见了。

我在十多岁时的插秧就很快了,跟着妈妈一前一后,距离一直相差不大,过往的村人无不啧啧称叹。农忙季节,人们一般不回家吃饭。早上起来匆匆吃点饭就下地了,中午时分会派一个人回家做饭,我家里经常是由我来做,烧一点米汤,盛出来凉着,然后简单炒一个菜,或者切上点儿胡萝卜咸菜,带上弟弟和妹妹,用竹篮子盛着馒头和菜,用塑料桶或铁桶盛着米汤,把饭送到地里去。爸爸妈就走上地头坐下,一家子围在一起吃饭,倒也是有滋有味。

晚上直到天黑才回家,胡乱做些饭吃了,来不及收拾就倒头睡下。农忙季节的一二十天过去了,母亲会病上一场。今年的暑热来得比往年晚,想着接父母来济南小住几日。母亲在电话里说,等忙完再说吧。其实,我家的地几年前就成了工厂和外环路了。家里没有了地,哪里还有什么忙麦。即使仅仅是个托辞,母亲也不由想到了庄稼和麦收。她每年都要经受麦收秋忙挣命一般的劳苦,她的生命已经融入了一次次挥汗如雨的重复劳作,即使家里已经没有了地,只要到了这个当口,她自然会想起麦收,想起不要耽误了庄稼和收成,不能误过甚至浪费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的时候。

■本版摄影 毛毛



阳光下闪烁着金光。草帽是用麦草编织而成的,也是金黄灿烂。戴着斗篷或者草帽夏收,哪怕是再热的天都不怕,哪怕是再累的活都不怕。

父亲把扣在树上的缰绳解下来,踌躇满志,似乎等待收割的小麦已经颗粒归仓了。父亲叼一支香烟在嘴里,吸了一口烟还没有从嘴里吐出来,忽然一拍屁股大声说:“扫帚还忘记买了。”我抬头看天,太阳快要升到中天了,说不定这个时候,在家里的母亲已经把午饭做好了。无奈,父亲就像一条泥鳅似的再次钻进人群。父亲回来了,不仅肩扛一只大扫帚,还身背一只蛇皮袋。父亲来到驴车前,把扫帚朝驴车上一放,说:“吃瓜。”呀,父亲身上背的那只蛇皮袋里装满了瓜李甜枣。当然了,父亲也不忘犒劳一下拉车的驴,那就是父亲把一早上从家里带来的青草从袋子里扯出来几把就送到驴的嘴下。

父亲赶着装满农具的驴车回家了,驴车在路上颠颠簸簸,那些农具也是一上一下跳着,似乎在即将到来的麦收里要大显身手。当然,麦收前,忙着买农具的不只我们一家,来赶集的那些男男女女一路上来我往,熙熙攘攘,谁不是满载而归?

太白湖畔

过麦

张庆余

农谚道:小满麦子黑,芒种吃打麦。是说到了小满,桑葚子成熟后变黑了;到了芒种,可以吃到新打下来的小麦了。

过去收麦全靠手工,事先须备好各种用具。镰刀是主要的,其次是打场的木锨、竹筴、竹扫帚、簸箕等。农家在麦收前的几个集市上,订镰刀、木锨的,选购竹筴、竹扫帚、簸箕的,接二连三。

麦熟时,生产队长先到各地块转转,看哪块须先割,当晚开会,安排好人员。第二天刚放亮,街上的钟声响起,大伙儿马上起床,摸起镰刀到街上集合,跟随队长下地。割上一阵子,有人嫌镰刀不快了,队长便叫磨镰能手磨一磨。割麦进入紧要关头,大家都累得精疲力尽时,队长把公饭送到头地上,一般是白饼、凉调黄瓜拌油条,有时菜里还带猪肉片,比平时吃的自家饭好多了。大家可着肚子装,干起活来劲头也足了。

很多农户忙于割集体的小麦,还要加班割自留地里的小麦。有一年麦收,赶上夜里好月亮,我就在月光下割自留地里的小麦。半夜,实在困得撑不住了,就躺在割下的麦铺子上眯瞪了一会儿,精神稍微一恢复就爬起来再干。为了提神,我带了两样东西,一样是清凉油,有困难时就往眼皮上抹一点;另一样是小型收音机,像扑克牌的盒子那么大,装在褂头上的布兜里,一边割麦,一边收听。脚下割麦的“嚓嚓”声,也压不倒收音机里各个节目的声音。悦耳的音乐,欢快的相声,精短的午夜新闻等,驱除着新秋袭来的困意。

每年的夏粮收获后,准备交公粮是一件大事。生产队长派专人来晒公粮。待新麦晒干、扬净,队长又像伺候闺女出嫁似的,安排最好的车马,分派最棒的劳力,去粮所交公粮。有好几年,生产队交罢公粮、留足种子、留够机动粮,小麦所剩无几,每个社员仅分二三十斤,算是全年的细粮。生产责任制后的第一年,村民们的土地经营收入猛增,家家乐融融。

小麦打轧头一遍之后,为了“颗粒归仓,寸草归垛”,往往再来一次“聚场”——把堆放在打麦场四周的麦秸重新晒轧一遍。这样,又可以轧出一些粮食。聚罢场,紧接着合垛。负责运麦秸的为了少跑趟,也为了防止路上掉麦秸,在装地排车时先让车轮盘打下来,使车架子落放于平地,装满后,用绳子刹紧,再由数人抬起车杆,放上车轮盘,由负责拉麦秸的往村内拉。

合好的垛必须垛得又高又粗,在垛顶上负责拔拉麦秸的,表面上看似轻松,其实也很累人。因为垛顶太喧,两脚一踩一个深窝,还得不断地拨腿转向,接麦秸、摊麦秸、踏实麦秸,注意保持下细、上粗、顶圆鼓的垛型,所以干上一阵儿也感到腿酸胳膊疼。

麦秸垛好后,先在垛顶上盖一两层秫秸箔子或草苫子,上边压几块木板或石头,并用绳子箍好,让麦秸垛实落实落。隔上几天,再取下垛顶上的覆盖物,换成稀泥掺石灰和麦糠泥而成的新垛顶。这样的垛顶既可防风吹落垛上的麦秸,又可防止雨水淋坏麦秸,以便长期保持牲畜有质量好的饲草。

麦收从动镰到合垛,前前后后繁忙半个多月,是农家一年中最劳累的一段时间。过去有人说“过一个麦脱一层皮”,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理解的。据说现在,小麦从收割到脱粒到运输,全是机械化。有的人对过麦根本没什么感觉了,不知不觉就把麦季过完了。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

现在的人幸福到天上去啦。



东文西武

拾麦

宁高明

儿子回老家不到一天就打来了电话,二柱没接,媳妇要接,二柱劝止了。

第二天儿子打来了电话,二柱依然没接。

第三天,儿子又打来了电话。二柱依然没接。二柱媳妇却忍不住,忐忑不安地接了。儿子几乎带着哭腔说,妈,俺爸他骗我。

他咋骗你了?二柱媳妇问。儿子发着牢骚说,他说,他小的时候扯提着小篮子去拾麦,天是多么的蓝,地是多么的宽,河水是多么的清,云是多么的白,人是多么的阳光灿烂。二柱媳妇问,不是吗?是,是。儿子生气地说,天是多么的蓝,可热得我大汗淋漓;地是多么的宽,可地上有许多麦茬茬,我的脚被戳出好多好多的血道道;阳光是多么的灿烂,可晒得我脸儿黑黑。我实在受不了啦,我要回家。二柱媳妇心软了,她刚要答应,二柱向她摆摆手,她无奈地说,儿子,我和你爸今天有事,顾不得去接你,等明天再说吧。说完,她挂住了电话。夫妻二人心里不是滋味。

第四天,儿子又打来了电话,这次是二柱接的。他没好气地说,儿子,你说你烦不烦啊!当初闹着要回老家拾麦的是你,现在闹着回来的也是你,你不能言而无信啊!儿子听了半天没说话。二柱还要说时,儿子将电话挂住了。

从那之后,儿子再也没有来过电话。

麦假结束后,儿子回来了,他带回满满一袋子麦子,有五十多斤。儿子虽说有点黑,却吃胖了,再也没有弱不经风的样子。二柱问,儿子,咋样啊?儿子笑说,不咋样。你老是我讲,小时候到大田里拾麦,你是如何如何的幸福,如何如何的快乐,我咋体会不到呢?我体会的咋都是辛酸和劳累呢?

二柱听了哈哈大笑,他安慰儿子说,不慌,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的时候,等你也有了儿子的时候,回忆起来你才能体会到我的快乐,体会到拾麦的快乐。